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二十八回 薛禮三箭定天山 番將驚走鳳凰城

詩曰：仁貴威風誰不聞，東遼將士盡寒心。
張環何獨特功冒，到底終須玉石分。

單講王心鶴叫聲：「哥哥，待我上去會他一會看。」薛賢徒道：「須要小心。」心鶴答應，催開戰馬上前說：「嗒，穿白小將休得耀武揚威，我來會你。」仁貴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將衝過來，薛禮大喝道：「呔，來的番將少催坐下之馬，快通名來。」王心鶴道：「你要問我姓名麼？息耳恭聽。魔乃紅袍大力子大元帥蓋麾下總兵大將軍王心鶴便是。你可知將軍利害麼？照魔家的槍罷！」說罷，把手中槍直望仁貴面上刺來。薛禮把方天戟一聲響架了槍，復回一戟，直望番將前心挑將進去。王心鶴說：「阿呀，不好！」把槍一抬，險些跌下馬來。喊聲：「阿唷，名不虛傳，果然利害。兄弟們快些上來，共擒薛蠻子！」一聲大叫，關前薛賢徒、王新溪說：「李大哥，你在這裡掠陣，我們上去幫助王大哥殺這火頭軍薛蠻子。」李慶先說：「既如此，各要小心。」二人道：「不妨。」催開戰馬上前，直奔仁貴廝殺。這薛禮好不利害，一條戟敵住三人殺得天昏地暗。薛賢徒使動紫金槍望著咽喉刺，王心鶴舞動白纓槍望著胸前進，王新溪使動大砍刀照天靈亂砍，薛禮全不在心，抬開槍，架開刀，四人殺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周青、李慶紅說：「他們三人戰我一人薛大哥，我等也上去幫幫。」眾人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周青在前衝上來，截住王新溪這把大刀；李慶紅抵住薛賢徒這桿槍。

關前李慶先看見中原上來一將：「此人好像我同胞哥哥，當初我弟兄同學蔡陽刀，原有十二分本事，他霸住風火山為盜，我等四人出路為商，飄流至此十有餘年。今看此將一些不差，不如待我上去問他，就知明白了。」李慶先帶馬上前大叫一聲道：「使大刀蠻子，可是風火山為盜的李慶紅麼？」

那慶紅正殺之間，聽得有人叫他，抬頭一看，有些認得，好像我兄弟，連忙帶過馬來說：「你可是我兄弟慶先麼？」慶先也答應道：「正是你弟在此。」

二人滾鞍下馬，弟兄相會，叫：「王兄弟休要動手，這是我哥哥好友。」慶紅叫薛大哥：「不要戰，多是我弟結義弟兄，大家下馬見禮。」四人聽言，住了手中兵器，來問端的。李氏弟兄把細細情由說個明白，王心鶴大喜：「如此講起來，我們多是弟兄了。嗶，薛大哥，小弟不知，多多有罪。」仁貴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？愚兄莽撞，得罪兄弟，不必見怪。」周青說：「二位王大哥，我等九人既為手足，須要伏順我邦，並膽同心才好。」心鶴說：「這個自然。況今又多是手足，自然同心征剿番王。」李慶紅道：「如此，我們大家衝關奪到了思鄉嶺，報你們四位頭功。」眾人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慶紅慶先上馬，提刀在前，引路九騎馬，豁喇喇衝上吊橋。那些小番連忙跪下說：「將軍們既順大唐，我們一同歸順。」仁貴道：「願降者，決不有傷性命。」關上改換旗號，運出糧草，送與張大老爺，上了四位兄弟頭功。不言王心鶴運糧投獻。

先鋒張環帶領人馬穿進關內，紮定營盤，來到總府衙門，升坐大堂。九人跪下。李慶紅說：「大老爺，這李慶先是小人同胞弟兄，望老爺收留。」

四人也道：「我等王心鶴、王新溪、薛賢徒、李慶先叩見大老爺，今獻糧草寶物馬匹，願伏帳下共破東遼，以助微功。」張士貴大喜說：「四位英雄歸順本總，賜汝等旗牌，輔其左右。」四人道：「我聞薛大哥是火頭軍，慶紅兄是何官職？」慶紅說：「我們五人多是火頭軍。」四人道：「如此，我等九人共為火頭軍。」張環心下暗想，不受抬舉的，也罷，你等俱往前營為火頭軍便了。上了四人名字，不必細表。

再講到貞觀天子聞報打破思鄉嶺，元帥傳令起了人馬，離了金沙灘，來至思鄉嶺。張士貴出關迎接，接進龍駕，坐於總府。張環俯伏說：「我主在上，狗婿何宗憲取了思鄉嶺，前來報功。」天子大悅說：「愛卿其功非小，奏凱班師，金殿論功升賞。」張環道：「謝主萬萬歲。」尉遲恭上了功勞簿。

張士貴退出總府，來到帳房，不勝歡喜，犒賞火頭軍酒肉，前營內弟兄暢飲。

仁貴開言叫聲：「兄弟們，明日起兵下去，不知什麼地方？可有能將保守？」

王心鶴說：「薛大哥若問思鄉嶺下去，乃是一座天山。山上有弟兄三人，名喚遼龍、遼虎、遼三高。凶勇不可擋，除了元帥英雄，要算他弟兄三人利害。」

仁貴說：「果有這樣能人？愚兄此去，必要奪取天山，方顯我手段。」心鶴說：「大哥此去，無有不勝。」大家飲至三更。

一到明日，張士貴傳令三軍拔寨起兵，離開了思鄉嶺，一路下來，相近天山，把都兒報上山去了：「啟上三位平章爺，不好了！南朝穿白薛蠻子果然利害，取了思鄉嶺，四員總爺俱皆投順。如今來攻打天山了。」遼氏弟兄聽言大驚，叫聲：「二位兄弟，我想穿白小將如此利害，難以取勝。且守天山，看他怎樣前來討戰。」兩弟兄道：「哥哥之言有理。」不表山上之言。

再講火頭軍薛仁貴，同了八個弟兄盡皆披甲，出到營門，望天山一看，不覺駭然。但見天山高有數千餘丈，槍刀如海浪，三座峰頭多是滾木。扯起一面大旗，上書七個字：「天山底下喪英雄」。望去影影有些看不出，小番一個也不見。「不要管，待我喊叫一聲。呔！山上的快報主將得知，今有火頭將軍薛禮在此討戰！」這一聲喝叫，山頂上並無動靜，仁貴連叫數聲，並不見一卒。說道：「眾兄弟，想必山太高了，叫上去沒有人聽見，不如待我走上半山喝叫罷。」王心鶴叫聲：「薛大哥，這便使不得，上邊有滾木石打下來的。若到半山，被他打落滾木，不要送了性命的麼？」仁貴道：「不妨。」

把馬一拍，走上山來。不到二三丈高，只聽得上面一聲喊叫：「打滾木！」

嚇得仁貴魂飛魄散，帶轉馬，望底下跑一縱，縱得下山。滾木夾馬屁股後打下來，要算仁貴命不該絕，所以差得一絲打不著。薛禮叫一聲：「天山上的兒郎休得滾木，快報進去，叫守山主將出來會我，若個作耳聾不報，俺火頭爺爺有神仙之法，騰雲駕霧上你天山，殺一個乾乾淨淨，半個不留。」山頂上把都兒聽得說會駕霧騰雲，忙報進山來：「啟爺，底下穿白的薛蠻子在那裡討戰，請三位爺定奪。」遼龍說：「二位兄弟不必下去，由這蠻子在底下揚威罷。」小番道：「將軍，這個使不得。他方才說若不下來會戰，他有神仙之法，騰雲駕霧上山來，要把我殺個乾淨。」那弟兄三人一聽此言，不覺吃了一驚說：「他是這等講麼？」遼虎道：「大哥，久聞火頭軍利害，看起來盡有仙法。」遼三高說：「不如我們走下半山，看看薛禮蠻子是何等樣人，這般驍勇。」遼龍、遼虎說：「兄弟言之有理。」三人披掛完備，端兵上馬，出寨來至半山說：「把都兒，我們叫你打滾木，便打下來，不叫你打，不要去動手。」小番答應：「知道。」遼三高在第一個低些，遼虎在居中又高些，遼龍在後面頂上。三人立於半山，薛仁貴抬頭一看，三人怎生打扮？那遼三高頭上：

戴一頂開口獬豸盔，面如鍋底兩道紅眉，高顴骨、銅鈴眼，海下幾根長鬚；身穿皂羅袍，外罩烏油甲；坐下一匹烏鬃馬，手執一柄開山斧。

又見遼虎他頭上：

戴一頂獅子卷纓盔，面似硃砂塗就，兩道青眉，口似血盆，海下一部短短竹根胡；身穿一件鎖子紅銅甲，坐下一匹昏紅馬，手執兩柄銅錘。

後面遼龍他頭上：

戴一頂虎頭黃金盔，面方臉黃，鼻直口方，鳳眼秀眉，五絳長髯；身穿一領鎖子黃金甲，手端一管紫金槍，坐下一匹黃鬃馬。

這三人立於山上，仁貴叫一聲：「咦，上面三個番兒，可就是守天山的主兒麼？」三人應道：「然也。你等穿白小將，可就是

南朝月字號內火頭軍薛蠻子麼？」仁貴道：「你既知火頭爺大名，怎不下山歸服，反是躬身在上？」遼龍說：「薛蠻子不必逞能。你上山來，魔與你打話。」仁貴心下暗想：「不知有甚打話？喚我上山，打落滾木亦未可知。論起來不妨，他們三人多在半山，決不打下滾木來的。」放著膽子上去。

薛仁貴一手執戟，一手帶急韁繩，望著山上來。說：「番兒，你們請著火頭爺上山，有何話說？」遼龍說：「薛蠻子，你說有騰雲駕霧之能，世上無雙，憑你有甚法術本事，獻出些手段與我們三位將軍看看。」仁貴聞言，心中一想，計上心來。開言說：「你們這班番兒，那裡知道騰雲駕霧？不要講別的，只據我隨身一件寶物，你國中就少了。」遼龍道：「什麼寶物？快獻與我們看。」仁貴說：「我身邊帶一技活箭，射到半空中叫響起來，你們道希奇不希奇？」遼氏三弟兄說：「我們不信。箭那有活的？」要曉得響箭只有中原有，外國沒有的，不會見過，所以他們不信。仁貴說：「你們不信，我當面放一箭與你看看。」遼三高說：「你不要假話，暗內傷人。」仁貴說：「豈有此理！我身為大將，要取你等性命，如在反掌之易，何用暗箭傷你？」

遼龍說：「不差。快射與我們看。」那薛禮左手拿弓，右手搭起兩枝箭，一枝是響箭，一枝是鴨舌頭箭。搭在弦上說：「你們看我射活箭。」遼氏弟兄聽說，都把兵器護身。遼三高把開山斧遮住咽喉，在馬上看薛禮望上面颯的一箭，只聽倏哩倏哩響在半天中去了。那仁貴這一響箭射上去，他力又大，弓又開得重，直響往半天中。一枝真箭搭在弦上，那知遼家弟兄不曾見過響箭，認真是活的，仰著頭只看上面，身體多不顧了，遼三高到把斧子墜下了，露出咽喉，被仁貴插這一箭，貼正射中遼三高咽喉內，跌落塵埃，一命嗚呼。嚇得遼虎魂飛天外，說：「嘎啣，不好！」帶轉馬頭，思量要走。誰想仁貴手快，發得一枝，又是一枝射去，中在馬屁股上。那驍馬四足一跳，哄嘯把一個遼虎翻下馬來，驚得遼龍魂不附體，自己還不會跑上山去，口中亂叫：「打滾木！」上面小番聽得主將叫打滾木，不管好歹，哄哄的亂打下來。仁貴在底下聽打滾木下來，跑得好快，一馬直縱下山腳去了。到把遼家弟兄打得來頭顱粉碎，盡喪九泉。一邊打完滾木，那邊薛仁貴回轉頭來叫聲：「眾位兄弟，隨我搶天山！」豁喇喇一馬先衝，上山來把著那些小番亂挑亂刺，殺進山寨。有底下八員火頭軍，刀的刀，槍的槍，在山頂殺得那些番兵逃命而走。那九人追下山有十里之遙，大家扣住馬。士貴父子穿過天山，兵馬屯紮路旁，犒賞九人，上了功勞簿，早報到思鄉嶺。正是：三枝神箭天山定，仁貴威名四海傳。

天子知道大悅，大元帥起程，三軍放炮起行，一路下來，過了天山安營紮寨，士貴又進營來冒功了。說：「陛下在上，狗婿何宗憲三箭定天山，傷了遼家三弟兄，以立微功。」天子大喜說：「愛卿門婿利害異常，你一路進兵奏凱，回朝論功贈職。」士貴大悅：「謝我主萬萬歲。」不表張環退出御營。敬德上了功勞簿，心內將信將疑，我且不表。單講士貴來到自己營中，傳令人馬拔寨起兵。離了天山，一路正望鳳凰城來。此言慢慢說。

單講鳳凰城內有一守將，名喚蓋賢謨。其人力大無窮，本事高強，算得著東遼一員大將。他聞得南朝火頭軍利害，暗想：「天山上遼家弟兄本事驍勇，決不傷於火頭軍之手，只怕他難過此山。」正在思想，忽小番報進來說：「啟上將軍，不好了！南朝穿白小將箭法甚高，把遼家三弟兄三箭射死。天山已失，將到鳳凰城了。」蓋賢謨說：「有這等事？爾等須要小心保守，待唐兵一到，速來報我。」小番答應。出得衙門，只聽轟天一聲炮響，連忙報進：「啟上將軍，南朝人馬已安營在城外了。」「帶馬！」小番答應，一邊帶過雪花點子馬。他全身披掛，上了雕鞍，手提混鐵單鞭說：「把都兒，隨我上城去。」小番答應。後面跟隨番將數員，直上南城而來。望遠一看，果見唐營紮得威武：

五色旗幡安四邊，槍刀劍戟顯威嚴。東西南北征雲起，箭似狼牙弓上弦。好不威風！

再表張士貴營中九個火頭軍，上馬端兵出到營外。仁貴先來到吊橋，大喝一聲說：「城上的兒郎聽著，今有火頭將爺在此討戰，快報城中守將，早早出來受死。」蓋賢謨大喝道：「呔！城下的可是火頭軍薛蠻子麼？」薛仁貴應道：「然也。你這城上番兒是什麼人？」蓋賢謨道：「你且聽者。本總乃紅袍大元帥蓋標下，加為鎮守鳳凰城無敵大總管蓋賢謨是也。我看你雖有一身智勇，不足為奇。久聞你箭法精通，黑風關傷了戴笠蓬，又三箭定了天山，果然世上無雙，魔也不信。你今日若有本事，一箭射到城上，中我這一枝鞭梢，魔就帶領城中兵馬情願退隱別方，把此座鳳凰城獻了你們。若射不中，即速退歸中原，永不許犯我邊界。」仁貴大喜說：「當真要一箭中你的鞭梢，即就獻城麼？」蓋賢謨道：「這個自然。若射中了，無有不獻。」仁貴道：「若射中了，你不獻城便怎麼樣？」蓋賢謨道：「噯，說那裡話來！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豈肯賴你？倘若射不中，你不肯退回中原，便怎麼樣？」仁貴道：「我乃中國英雄，堂堂豪傑，決不虛言。若射不中，自然退回。」蓋賢謨道：「還要與你講過停當。」仁貴道：「又要講什麼停當？」

蓋賢謨道：「我叫你射鞭梢，不許暗計傷人性命，就算不得大邦名將了。」

仁貴道：「此乃小人之見，非大丈夫所為。」賢謨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快射我的鞭梢。」那仁貴飛魚袋內抽起一張弓，走獸壺中扯了一枝箭將來，搭定弓弦，走到護城河灘邊說：「你看箭射來了。」口內說看箭，箭是不發。但只見蓋賢謨靠定城垛，左手把鞭呈後，在那裡搖動。心中一想：「我道他拿定了鞭由我射的，豈知他把鞭梢搖動，叫我那裡射得著？」便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說道：「蓋賢謨你聽者，我在此只顧射你鞭梢，沒有細心防備，你後面番將眾多。倘使暗計放下冷箭？傷我性命，將如何之？」賢謨道：「豈有此理。君子豈行小人之事？把都兒，你們不許放冷箭。」他口內說，手中原把鞭梢只管搖動。那仁貴把弓開了說：

「呔，你說不許放冷箭，為何背後番將攀弓搭箭在那裡？」蓋賢謨聽言，把頭回轉去看後面，把鞭梢反移在前，手不搖動了。那知仁貴箭脫弓弦，颯的一聲，貼正：射中鞭梢迸火星，賢謨嚇得膽心驚。